

續

耆

舊

續考舊卷五十五

湖上寓公之一

方隱君授字子留一字季子南直隸桐城人乙酉薙髮狂走方外
丁亥來鄞求時士友之未得詭曰是非鄞魯之邦乎或引而見
之華王諸公大喜因徧交諸義俠已而五君子之禍作先生本
忝其事卒得漏網顧反以度遠將軍不覺覺人為恨遂傾囊盡
傾諸人之急戊子五君子皆死先生亦思其母歸省時江北山
寨正踞英霍先生復預之補入牢獄盡破其家壬辰後來鄞寓
湖上悒、嘔血神氣日削陸春明兄弟思哀贊為買田令奉母
來君勤時先生之婦翁方同知寧波府事或疑其因此而來而
不知非也癸巳先生自天門山游石浦疾動竟不起湖上詩人
以先生罷社者期年

縫衣行柬春明

一年漂泊風霜大有衣無袷帶無檜深閨弱線久荒涼難裁春服
雲山外主父賜祚吾沙傷龍胎烟誰無愧日以周身夜為蓋看來
可晒亦可喟憤時双手毀衣帶陸郎有姘善裁雲為我補茸餘香
藹舊年不慣此新裝念益且增予慨嗚予速縫兩羊裘與我同
上嚴陵灘

西湖七子之一

宋徵君諱字在公，尊者稱為正菴先生，徽州人也。其父遷歙，俗以質遷化居，為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屈指。先生之父亦以此雄于質，而先生性之，以存獨在。詩遠庾，阿堵絕口，不一道也。江東立國，故家皆傾囊輸餉，對之餉以故。太僕富推之為主，其人先已迎降江上，為諸公增之以從。則日犖兼金賂威略，求入閩。及乾沒里中，此輸以助其暮夜之資。先生沒其家，慨然得萬金，徑送錢忠介公。營忠介疏言先生之才，宜在館閣，且其可義嘉監國。召詣都堂，先生曰：「是以卜式我也。」辭不付江師海。其貲糧屨屨仍不能不仰之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貸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于是屏當一空，遂無撻石之儲。而先生怡然先生。

口吃和易然其中植猶急人不知也嘗在先大父贈公座中擁
爐圍火有客至頗委蛇時賁之門偶以淡芭菰就火先生遽曰
速易此火汙委爐矣晚年困甚然純口不道前事若素為宴人
者董先生曉山評先生詩以為如異峰幽澗崆峒淡列不比人
間詩著有愚蒙州內外二編今此傳者外草而已後客剡源最
典舒文后村相得有龍津唱和集是時吾鄉遺民最感然不能
不以其生平挂之齒頰間蓋亦其詩不能自嘿者獨先生不然
今讀其詩如漁父詞云當年熱瀟至勢若移空同百里撼富春
天地生英風豈識百年本潮汐有替隆予老不解行、問胥公意
在言外若史篇不欲諸子蒙情世爵但事耕鋤尤極可傷然
非表而出之幾于不知其人陶、止酒詩作至宋人始得其說
以是知尚論之宜急也

咏史

淵魚忘美餌山鶴欲飛遠
置身由來高非特為知機
懷哉魯仲連無慚稱布衣

嬾洗佯狂名等墨消寂冥
莫恥蹈靈無哀真聞後學
胸懷似迂疎大義不約略
後恐五男兒抱情宗世爵
紙筆不合親耕鋤以為樂

鋤菜

平明荷鋤出菜碧霜氣真
乘此秋未寒蘓士俸根伸
細艸亦天命驅除傷吾仁
理有去其害不得懷逡巡
吾術恐或疎和教向圃鄰

漁父詞

十五習漁業七十猶江中
歷代試風濤危險無西東
魚多嫌價賤魚少家益窮
昨日偶然醉短歌倚孤蓬
船去海門近悵然感我胸
當年怒濤至勢若移空同
百里撼富春天地生英風
豈識廿年來

潮汐有替隆余老不鮮事行、問晉公

濯秋園有感而作

客衣驚脫露惆悵大早寒天寒自知時客衣不知單舊衣何時綻
新衣何時完愁、空庭中浙、風無端颺、向野鳥歷亂披羽翰
鳥豈不自惜誰能解浩嘆舉頭惜野鳥低頭惜秋蘭

餓中得句未能自裁就正脫山

飢胃如雷鳴句從餓餘述同不善書無錢筆更劣魯魚千百中反
疑出金石捧襟頻拭眵墨落互明滅持此過君家衣帶時互結行
雖不假筇步亦幾巨壑自笑欲何為僕、衝雨濕少年相譏嘲此
翁作狂疾吁嗟古之狂差勝今之譏身削履也遭身後或蒙潔耶
使覆酒甌良亦近香冽

齋西古松一樹人呼為大夫予代之辭屈

泰山不欲秦政封鷲之以風雨亦從焉知蒼松有本根軒輕豈藉
彼祖龍我聞秦爵分九秩五大夫乃爵之一始皇封松最下官松
亦不幸屈抑今人反謂松有五坐不讀書笑芥園園辨奈官良已
誣胡為凡松亦受汙我告此松、自若双鶴來解轂落、

別南樓吟

年時莫作花鳥主客慙南軒浪揮塵名樹無多鳩欲來何巢可退
吟風雨先慈供佛開南樓石磬吾曾敲素秋儒書且並梵典列客
茶僧供犹能留寢吳容易逾坎珂父子嗟吁若相和百年生計果
何如十日烟吳即可賀南軒不守幾酸辛此時殊覺懷逡巡最是
南頭今夜月照來不是苦吟人

偶成

殺價雖非貴貧家奈賤何酒難連夜得衣畏小春過暝日知游好

衰年覺悔多詩成還自笑為小受蹉跎

近事逾難測從前益莫論海桑餘草徑人馬共柴門暫值月當戶
空懷花滿村昨喧仍稅屋清夜幾驚魂

夏日齋中

塾課垂餘且倚藜踰堦丈許即疏畦細分草木陰晴色嫩辨為蒼
好醜啼佛殊齋期增老果果香美滑作佳題清癯自晚無煩鏡頗
怪星、未肯邊

雨霖蟬鳴抱柳枝救飢將次穀升時雖雞悞逐他羣母客燕猶憐
再乳兒羊角豈肥酬地力雞冠花早報思吾心悟得栽培樂鉏耜
涼颼勿覺疲

感懷

久忘登樓檢舊題北鄰笋長並檐齊鷓啼夜雨經三日馬躡斜陽

惡一堤貧任但天胡且怪詩雖違衆亦成迷此身大樂出居好六十無輕住杖藜

危廬初霽嫩收簾細、蔓、理短髯離鏡自無哀北別對著亦罷
吉凶占孫謀願我存何數願養詢家貯塵塩立夏煮羹飯荒廚
祇恐未能兼

去絮

歲、他鄉若轉丸愧無博帶典衣寬天子客舍寒喧亂絮列吾袍
出處難憶母空思添纈密逢人幾忘拉襟殘為言當日羊裘子六月
桐江應獨寒

先生集中佳句尚多如止值吟詩罷閒看返雨斜俞次寅山居

穀披石起湖色落窗來光當日稱貧士惟天愛古人初下居

詩明月窺天溜秋風誤夜長友咏吟增老態風雨隔貧家九

書無才詎敢輕言命有吳惟宜靜朕秋齋吟幾人有道堪稱
老何事無天且任狂翁後來澹接深山雨益到溪通海外

潮光溪

續耆舊卷五十七

西湖七子之一

大皖山久董劍鐸字佩公一字孟威學者稱為皖山先生副使樾之曾孫先生之父士相亦志士甲中之變痛哭謂其子曰兒曹不須讀弟卷書且嘗五石弓耳自父子筮腐為遺民是年父卒先生展轉喪亂之間棄諸生始專攻詩古文詞先生和平大雅不激不隨而其中元氣盎然尤好義陸先生拔雲有憂色撫杜秀才子稍長使受學于先生先生不特督課也每見其色理不和輒過披雲有憂色杜即歎曰吾今真有三父兼謙早死拔雲與先生奉其母終身最慎詐可相城方授之至勤也諸方咸與之交先生獨否或問之荅曰其婦翁仕于此得毋有為而來而外為高尚之言其聯絡諸遺民乎及授卒拔雲以遺集示之

先生乃過而哭之慟且為之傳曰吾生不及交死而寫其心浙東有清學負盛名者先生謂其躬行遜于文詞未為醇遠聞者以為知言其論萬戶部謂其雖不豫臣降夫已氏之謀而未能絕之便受連綴之汙皆讜論也海寧查我方繼佐雅持標格及從蛟川范香谷游得聞先生之為人嘆曰我每飯不忘佩公其披雲也又曰佩公真古人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先生論詩最稱皋羽以為世人咸道皋羽為長吉後身是猶是皮相羽皋所以佳者其辛酸哀楚不見于言于其心不見于字于其教此以自來罕及蓋其論皋羽者即以此自道也然先生之詩其拔出于諸遺民之上者却在乎此此著有墨陽內集外集閨集遊錄獨內集不徒先生弟鏞亦有高節工詩余少時曾見之今亦不徒

林都御史蚤卷嘗云世謂吾南土之詩鄉山以才勝其氣

雄泉堂以李勝其詞贖而欲以蔡子參之蔡子雖工詩然
已踏省門非可與遺世之人比者予為更曉之曰曉山以
韻勝其格超斯真三珠樹也

厲志詩

蓬麻共一邛相顧敢不直厲石生他山攻錯亦為猛以慮余志昏
未能好顏色起坐語孤衾中夜須努力

檐雨敲夜清風至忽斷續曉起翳其痕滴、如故躅念彼冥、中
貞志能自足

蚤春行

東郊畦欲綠百舌習新語古塚覆梅花孤香魂獨冪柔草未露芽
桑下誰家女顧我久不言含羞面荒野

松花石

絕嶽有喬松千年老形迹跡有根成茯苓有脂成琥珀後聞變化
工作石供愛惜奈何歲寒姿甘以冥頑易松既改初性石亦傷真
脉余寧守舊心不願成怪石

樵父詞

上山伐松柏恐傷歲寒心下山空手歸又念飢寒侵山北有枯枝
其高可百尋腰刀往拔之新乾且易任天性兩無害愉悅逆行吟

秋意

蓼花日以紅蘆花日以白淼、萬里波淒、孤舟客長流亦有歸
遠游胡此適不從砥柱適安見中流石

淡、南山雲帶雨過荒城我欲從之游自矜飢髮輕問雲將何之
問我將何行秋穀壯吳吳叱雲、不驚

愁

暑雲沉、壓高樓孤城木葉盡迎秋獨臥北窗窺天意使我鬱結
不能解繁愁胸中礪塊何突兀或哭或譁時散髮安能頃刻掃却
萬里之浮雲直上青天弄明月

過天益城北破廬

武畧將軍尚有孫幽栖破屋斂精魂二三高吳頑民集五十餘年
老母存睥睨危城還當壁龐葺亂篠自成門四鄰漁火昔、過為
尔狂歌道獨存

春夜晚天益讀史遺墨潛然有作

春灯慘澹对殘尊痛飲偏招故友魂但有心神留翰墨曾無血食
見兒孫飢寒已自拋梵母烏鵲今惟噪故園何時披衣明月下不
禁涕泪倚柴門

平水潭

舅氏年家平上水入風勞藉野人風不緣身計蕭疎後誰信溪山
杳靄中一縷釣竿還稚子半肩柴葉念鄰翁幾年幼妹今差去滿
屋柔麻見女紅

草亭

其世自無競人皆謂我痴稻梁安宿鳥風雪滿空枝酒意青天外
鄉心薄暮時草亭常獨立悲壽莫勞知

金陵雜咏

鍾阜何人看夜月石頭猶是鎖江潮吳亡今古尋常事何必傷心
問六朝

新亭洒泪不堪論何事東山望獨尊一墅圍棋壑尾外土人今說
謝公整

多少繁華踵舊時雨花臺上艸離離不知水末亭邊路獨有先生

一個祠

先生長于詞然不多作其善陸蠻憶昔云平鋪席團圓坐可
人兩二三、個一個弄秋波兩邊交看他 却嫌驢背速只
記低茅屋、後有青溪門前有鳥啼 踏莎行過金山下

云江漢朝宗一卷砥柱並、此外迷雲樹生來兩個不曾那
知張祐題詩處 南北橫分今古難訴滿船三老隨歌度歌
報辛莫感傷人金山一任人來去 董文登先生極稱之

續者舊卷五十八

西湖七子之四

范公子兆芝字香園學稱為香谷先生工部郎我躬子也本定海
人之部嘗以不貽權貴得罪朝杖先生少負奇氣墮于同里謝
氏故豪家諸兄弟表馬與從甚都先生夷然卑視之獨于其中
此最少者二人曰是稍可耳其餘皆奴子也時人比之趙岐丙戌
亂兵縛之以去逃入空山七日不食且死故人周義士徑救之
曰留身可有為也乃免丁亥十月將以徐都御史榮樓之師應
翁州遂豫于甬上五君子之禍已赴市矣其婦翁謝謀之諸俠
客行賂于獄吏以死囚代之先生亡命庚寅大搜山寨後索先
生之家而籍之蓋五年中八徙而家凡三破乃定居于鄞之
志士陸宇燦輩以先生大喜于是有七子之集先生雖因甚然

而見義必為風發泉湧不可遏也張閱部鯤洲之孫茂滋既免
于難壬辰將歸華亭先生為親送之既至因覺其故將汝應元
謀其家事始歸尋以窶甚投徒羅湖之土丁酉以其父工部未
葬喟然為粵游將求資焉中道遇海昌查方舟大壽查故畸士
每行必携女樂以從先生其唱和因約次年同歸湖上共修明
史至其中夜盡灰而語者莫得聞也先生至粵而病不可治
既殮同人方憂無以反櫬忽有過門而哭者曰范生一至此乎
櫬當于我歸竟其喪至其家其家亦不識為何許人也先生詩
著有世一史評杜詩釋莊子註皆未卒業其後旦堂亦無完稿
先生歿後而其婦弟以謂最少二人者其一以進士官御史其
一以明經官大令皆周卹其家葬其兩世以報之

先生風格最峻姜編修湛園嘗客其家一日泛論人物湛園

以科第裁之先生作色曰以科第重人足下真俗子也拂衣
竟去湛園從而謝遇堂其人終身誦之西湖七子雪樵年不
滿三十天益香谷年不滿四十故其此造多在秀而不寔之
烈然馮瀛王之長年不如汪童之殤夫固無庸以是為諸子
惜也

放歌行

金樽瓊液每如淫雕盤龍脯高如陵請君大嚼龍脯酣仙酒聽我
朗誦放歌行莫自向天問其故天亦無權西北傾靈均沉身憲令
藁重腫劍胆楚譎殺龍準寒息亦烏喙殺免既盡走狗烹犀有通
木有瘦物之病人此稱欲其爭之曰不可俯首聽之復不能不如
高跣崑崙頂手弄日月摘列星朝採扶桑花暮餐若木英挽取東
海之濤傾大地一洗萬古抑塞孤憤之不平但須百年三萬六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日夜秉燭及天明

自宿

破除萬事學逸祥、到非禪祇解眠夢已不隨槐下蟻醒猶無奈
月中鵲心清一榻如流水山靜中宵自發烟高枕不知吾喪我更
容何者共周旋

自問

天運人情大可知潔芳有信反生疑燕然自擬班生頌甲子猶願
陶令詩開口哭何難入耳填膺憂竟斷傷脾九京倘可從斯作欲
問前賢與我誰

先生一門四世有明德其王母娣姒守貞被旌其父工部
以直被杖先生勵首陽之薇先生長女許嫁春明先生以
父卒痛哭誓其目范氏意陸氏不復肯娶春明日豈有是

吾方重其孝當撫之如女耳然竟以痛父過哀死春明乃
娶先生孤女以配己孫忠孝節義蟬聯不絕令人肅然下
拜惜其後人甚微矣

節孝陸先生崑字華星又字雪樵諸生介社子也少有至性三喪其祖授以孝經跪而承之每在長者之側步趨皆有規度不疾言不厲教肅如也家素貧其祖八十餘惟先生傍食能當其意為之加餐喪母晝夜哭教鳴、鄰里聞之皆為墮淚有哭母詩三十首讀之刺心先生七歲能詩又四年國亡其父棄諸生隱于晝先生忽請于父曰吾家明室世臣兒願得以白衣養父可乎其父歎曰兒能如此吾復何恨由是先生弃舉業族祖春明先生為七子之集先生故學詩于春明遂引之入社時七子者葉天益年最少而先生尚未冠同堂夕社一時詭為異事先姓故室受業于王公石雁戊子五君子之難先生經營其事甚力時石雁之門人古道者曰趙驥曰李澄曰周廣曰閔洪聞玠兄弟而先生年最少尤以為難先生以館穀養父母每過其母忌

辰雖甚風雨必自館中求母泣嗜歸陳之未至家已嗚咽既至
長慟其父亦不聞也先生性極醇謹嘗見責于春明為之躊躇
者半載自是節飲己亥夏海師自穿山入東村大救掠先生父
子方居東皋之殿氏乱兵先執其父索餉不得欲刃之先生跪
稱願以身代遂死而其父得生聞者傷之同志私諡之曰節孝
處士得年二十有七先生少居其間慈為同巷交在紀羣之間
其後慈乘輶鄞志不為先生立傳大為君子以非云

獨酌

危上臯皮上曲肱春生肱相對有雅琴得句惟從酒窗外樵者歌
吾道等芻狗薄醉具陶然風雨天不負

午日

三閭抱大節力足邁古賢尚恐身未奇恍惚莽深淵致令天下水

一日皆喧門予亦逢午日憔悴成遺編

族祖春明先生以百口保張茂滋

翁洲一綫天以延忽斬刈之良可憐鮑淵一綫君以延百口直與天爭權太行之擾耽、然百口懸、一綫間壯哉人力竟挽天

送余生

君動江湖與予愁獨酌時兩年千里駕午夜百篇詩天下誰知己中原好探奇息壤懋故榻相待寫愁思

哭天益

城北破廬下于今忽後過魂尋竟社去恨集北堂多六極何緣備七哀不可磨故人來挂劍愁絕唱雲歌

病起偶作

人傳楓葉滿秋江病久詩豪氣未降聽雁詩求厲國信看葵花就

尚陽窗松蘿露白烹仙骨
桑落鄰香傍酒缸
幾日簾與長遠出客
來兒子姓知龐

祀灶次大人韻

高臥心堪質鬼神
漫勞鏡貼宜春荆
妻色毒舍飴後犬子
嬌痴放爆辰方愧祈
薪勿克荷敢思
遂換或因人上天
若問經年事一
片勞愁不美新

蕙江同春明先生作

象此百尺傲層樓
四望烟霞一例收
捫蝨目中無鼠子
投竿江上有羊裘
輕雲不送漁陽雁
落景難聽喚雨鳩
及鬢十年霜葉落
抱懷散盡氣橫秋

送張茂滋歸雲間

夜、高樓証古今
經年羈客動離音
積愁歸國扁舟雨
極目雲間

幾樹陰留別商量難自主表悲交集莫為心首山越水從來恨次
弟歸程共共深

此先生觀日堂吟卷也音格畧與春明相似雖不足以盡
其詩然大畧淒清危苦之音因其時而發固疑其不永天
年至于遭此慘禍竟至橫屠則非意料也萬季野修
寧府志嘗為先生作傳今新志又刪之則以其後人式微
之故也是集出而行世其且以爭光谷音中人物乎

黃都司謙字天益殉難武畧將軍紳曾孫也本安慶潛山人葉氏
世為衛官武略殉倭難于嘉靖間至先生以文起工詩乙酉七
月豫于錢忠介公募府以督運護輸功由千戶授守備再議敘
晉都司丙戌六月喪職時先生年甫二十感憤橫厲謂其母曰
我宗勳爵雖微然其為世臣則一也此而可忘孰不可忘家藏
千戶遺袍時出曝一即流涕曰是黃色者尚與當年沙場戰血
相英紅也今孫輩之生存愧吾祖矣此居左城北為賜地破壞
不堪朋友輩欲割宅居之謝曰是一樣者授之天府為先將軍
此踐之上弗敢易一時為之賦城北破盧詩桐城方子留時士
也一見先生大壽以為巖事之友哀悲日甚為人既介潔絲粟
不肯妄取以此日益貧課徒養母三十尚未娶又二年染疾卒
陸春明約同志養其母終身嗚呼有明置衛于吾寧其官指揮

者二十八姓其千戶以下不可勝數最著為萬氏其次為施氏
皆官至開府萬氏世以忠節理學經濟見施氏亦有詞章葉氏
雖有武畧死事而門閥遠遜之國難而後萬氏有履安施氏有
仲吳葉氏有先生其足以報國者三姓子弟而已萬氏子弟鵠
起感乎

本朝故毅光日以髡魄仲吳之馬革裹尸賴其甥鄭高州寒村
至今世守祭祀故尚有知之者而先生之責志而死子身無後
宗支共世爵並斬吾鄉之人莫能葬其姓氏可為痛哭者也嗚
呼志士孤行一意敵愾此身固不求身後之名然不應以其不
求也而竟使之泯然其草木同腐是則予之此以炫然不能自
已者也然自予求先生詩幾如宋玉招魂上下東西虜求兀
其力已盡僅得二者或曰得此二者亦已足矣

敬跋先將軍忠勇卷後

百年重作大招辭地老天荒別有悲我祖豈知王氏臘阿孫欲白
宣洩夷可憐重向流離後為朔從前戰伐奇血路心城如可問敢
將入洛玷宗支

佩公約同社為予賦城北破廬詩予因以名其集即次元韻
孤兒慙愧項燕孫九死空存散漫魂尺土早非南戒有一楸尚喜
北墉存墻下薇蕨驚改井晚中蘭芷正當門諸公厚意良報難且
過荒齋誌一尊

二詞當白和者極多各為一集今求之不可得然如春明
香谷余公生、以及鄧山諸詩尚有存者別見詩卷因嘆
有明養士之報如諸先生者皆出自布衣年少良為前代
所希然而蘭摧玉折幾至泯然不使斯亦為之何哉

余錦衣蓋字生一字眉生本四川青州人肅敏公子俊後也以世襲錦衣故家京師甲申挈家南來出入諸幕府或云嘗以部曹監軍或云曾為通守乙酉至鄞自是居湖上十餘年陸春明觀日堂七子之集先生泣其監嘗夜半坐湖上或譟或泣戚戚可念已而出游中原甚倭復歸鄞一日題人扇上曰四明余先大父諧之曰此詩謂此間樂不思漢者耶先生為之流涕汎瀾乃畧以君曰惜鑑樓先生善飲酒醉後即罵座工書亦以醉後益奇高武部隱學從先生問甲申京師仁事載酒餉之先生為述諸烈婦事以續十九忠臣之後浮白一度痛哭一度怒罵一度如是者連日夕不止晚年游吳門又遊邗上竟以客死自予採詩達人求借鑑樓集為之頓首然不可得今先錄其存者以待之

贈周乘六辭貢

南村、水繞村流雲林宛轉炊烟欄中有一士居高樓慨激烈
世莫儔我儀其人經千秋恨不負笈從之游腹管千卷資冥搜文
章制作輕劉毅譽自惜明主求功名炫赫豈籌吁嗟國被身如囚
棄擲富貴如浮漚潔身屏跡山岩出披襟日狎鳧鶩狗彘附送
徒貽羞腹臆豈得汗君裘遙怜今日沾王休感懷雪涕識國讎美
君有才可不憂中興指日頌王猷酒酣拔劍為君起早斗搖落風
塵

題將軍葉氏忠勇卷即次其孫謙韻

哀挽忠魂昔有辭從今追溯更堪悲當年矢志期酬國此日聞孫
不事夸家學淵源臣節在卅勳流塔戰功奇君恩厚重公能報洒
泪臨風恨莫支

續耆舊卷五十九

寶籍軒兄弟唱和之三

董隱君德偕字莘公一字頌仙同知應圭子也其其兄德偁字生
慈水馮都御史留仙為文社以東林通消息社故相党部之累
隱君兄弟並饗其間徵君稍和平隱君跌宕自豪千金一諾雖
微君亦自謂弗如也江干師起多荐之者以母喪不出而頌家
輸餉事去其家蕩然感憤日甚惟多為長夜之飲隱君自奉素
澁至是減炊減灶况味逼仄其後并酒錢亦不可得徵君日推
以給之隱君藉以得濟然而殘山剩水感、無已遂成痺疾卒
君子哀之以著風騷青瑣集今不存子元璐別有傳

聞變四首

書生痛哭未為狂國士如麻築道旁
逋使直傳凶問急大官猶掩

耳鈴忙乍聞豕突敬威斗可有龍蟠永建康休新涉河歸毫事只
今寫蹕駐何方

十二圍營書偃旂悠、食肉者謀之那知鉄騎圍城日已是宮車
晏駕時千里蠟書飛不到幾痕碧血冷犹澌燕雲黯淡迷軒輗泉
路君臣相見期

腸斷山圍土一坏冬青好管六陵愁青燐月下明西苑紅葉秋深
爛御溝高輅寂寥停輦道虎符忼慨祖炎劉願為厲鬼應誰是多
少蕭人督井謀

雨墜梅黃刺眼飛披萊立杖濕龍旂弓彎神臂狼星報騎建旄頭
床帳飛樂部慣吹双淚下朝堂忍見納肝希高皇功績符龍準炎
祚寧教竟式微

悶亂

一到錢塘渡不難江頭草色騎還殘已教天塹投鞭斷再上吳山
立馬看孤注更無讒寇準背城誰復擁田單羣公曉不俱生義莫
謂色骨誓可寒

時事

時事傷心嘆彼薪瘡痍誰復起斯民諸君減食呼庚於野老吞殺
哭甲申南畝盡荒烟燒冷北兵不至羽書頻只今何處桃源在浪
說當年有避秦

秋雨

幸無夏旱魃秋潦又淋漓穫稻方生耳愁霖尚識絲青梧垂病葉
白荳落荒籬辛免催租吏篷門閉自宜

董隱君德仕字夏公一字介子同知應圭少子也兄弟八人其第五即徵君天鑑其第六華公徵君頗中和而華公近于狂隱君則近乎狷丙戌之夏隱君慨無生之心役水者數矣以救得免快、求死自題其粟主曰生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崇禎甲申後二年某月某日隱君兄弟三人皆好義勤施于人而不有其德己丑竟以徵酒卒隱君于兄弟三人最先卒又六年而華公卒又六年而徵君卒

秋雨

雨暘不可期下民多怨咨如何昊天上顛倒失此施秋炎勝未夏裸浴思水池薄暮騰晦冥中霄降滄瀆流連無霽色苔綠上茅茨已見返照紅側枕殺絲、回思及早秋大川絕連漪陰雲稍鬱升飄風輒散之占象竟回誠莫辨畢共笑安得萬文梯而訴風雨司

大抵運元化人憾終為私

晨起

水鄉更漏希殘日起東谷侵晨戒前路歇纜吹早粥魚子賣溪蝦
一錢易一掬我躬容此營徐、獨盥浴白毡寒水脫延眺離遠目
岷爽被條風逆水破浪速隔船遙相喚厨下烹韭熟空明拖樓底
懽然果吾腹飯罷復奚為古調謠

即事

幽慮頗自愜出門心已非人言從後進吾道類東歸風色寒星劍
霜花老褐衣因思晉阮籍清嘯其時違

董隱君隆吉字長卿一字棟如徵君德偁兒子也徵君于兄弟七
人中居第五其弟德偁德仕其徵君齊名先生于諸子中最杰
出隨諸父遊壇社間盛有才氣陸行人文虎嘆其奇氣酷類華
公徵君兄弟友愛先生守其家法分肥共瘦即屏居無不晨夕
聚歡國亡弃其諸生悒、不樂縱酒罵座人多避之時徵君兄
弟皆縱酒無日不醉先生更喪爽、罷即飲、醉即罵之曰或
諧之曰先生為文虎所知文虎壽罵人先生亦善罵有是哉其
神肖也然文虎受紫柏戒先生何不亦讀其書先生瞋目曰紫
柏何為者不過髡而佞耳惜不遇我、即罵之四座大笑晚得
酒疾而罵益甚陳恭潔公無嗣繼子贊樞頗不卒裳衣短後衣
戴笠佩刀策馬馳市中先生見之罵曰不謂恭潔有此奴才贊
樞下馬捨之市人趨救而一擊傷遇害歸臥四月不起徵君允

瑤謂吾丁外艱後極困衣不備絮食不脩甘旨冬夜其吾婦背相抵取煖和藿于毋以餘燼自暖而兄獨周我無算至為嫂氏此派而斥之終無難色更為我謀行李使糊口四方此其不可負而李隱君辭嗣亦哭之曰人誰無過苦不自知長卿死吾輩求聞其罵以當規瑛不可得蓋先生大節在故國至性在家庭直道在朋友古此袂獨行之士庶幾近之子元良亦孝友元良亡而先生遺文多散失張君寧永求得其殘本論定為此卷

北窗感懷寄秦雄

吟我臥北窗左琴而右史琴以鳴漪蘭相誓述大始史以侑悲吟
对在故紙何以必北窗其意蓋南指王氣在空同天心尚養正
謂君共肯來清談消塵滓

楫子行

樛子見子異鬚眉彷彿却寄山中誰問子欲言三嘆息故山有家
徧盜賊盜賊于人犹稍可更有人兮且殺我齏戴腰劍猛獸冠義
旂兩字帶笑看羽書往復知誰止但但芻糶供使令征稅三輸一
手專此身倚吐兼宋元官符互下比屋痛市有鬻人豕價共提召
惡里相嚇戰妻寒兒餓不敢啼弃捐田宅遠來此豈知此地後如
是姓氏今為役隸期欲居不可歸無時雞犬但盡桑麻隣墻聞戶
外羅行陳人說王師過未真生死不自為誰民語罷泣然泣不止
予色為尔憐不起君不見延秋門上一老烏夜叫蜀鵲鳴鳴、予
亦需彼秦陵赤伏符

山人勸酒

月冥兮烟蒙山岌、今林叢、能致于雲上胡為乎泥中我縱顛
之得安從哀、猿鶴衰草荒流泉出咽乱雲楓我欲天風為帚筌

石為龍手排閭闔開曉曠
姮娥斂嬌明光宮屏翳揮斥振壘隆
鼎簾瑤席陳金鐘將勸酒勸酒東皇公
皇公一飲鯨空吐教洪鐘
驚巖熊無後鳴瓦缶悲秋虫
彈篋擊筑徒心恫何如箫鳳鼓騰
龍洋兮東海煉石兮霞紅蓬萊
諸老未始無神功欲往從之顏
還童噫嘻吁狼牙兇翼當閔衝
白蛇橫路如長虹手無劍空宮墜

看山

遠近看山好登梯一望宜
迨尋無俗累長嘯卜天知
深谷頑龍臥危岫喬木支
相將忘世乱不必問何時

丁酉九月作

一夕不成寢搔頭得素絲
豈緣怜破甑祇覺忘孤幃
萬感中宵集幽懷落月知
亦云天地廣惆恍欲何之

近日添新恨窮途哭海陬
生成那得負氣運未應休
計莫焚書卷

才非耐釣鉤可知雲外志未識稻梁謀
仗劍中宵起愁思千里行曉來天際望淚盡寸心明華髮高堂意
青衫稚子情不難揮手去何以慰心旌

東晉公叔

肉食那堪共事幾唐家雞犬已隨瓦石花畦畔詩唇脆茗蕊亭前
酒力胞何能看菜亦可愧鮑焦從此不妨歸且須掩戶評蔬譜也
當西山續命薇

續者舊卷六十

諸遺民之一

周隱君容字鄒山一字暨堂諸生名之子也少即工詩錢侍郎牧
齋稱之謂之獨鳥呼春九鐘鳴霜詩見詩人無及之者國難後
弃諸生放浪湖山負才使氣飲酒極數斗白眼罵座世多方之
徐文長不知非其倫也先生本不欲以山澤癯夸篇什者遭逢
喪亂有激而成即具救徐侍御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人物不足
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為侍御此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
多求靡孺于內地御史一日游山莊為土兵突至縛之去真西
平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因水泡中戚友莫敢赴先生
故常往來海上諸管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云朝先握手道故速
釋御史歸而部中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賄來請或力而拘或輒

而免將軍乃為白面書生欺也耶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
獄擄掠之先生不屈座客方伯侶萬旋吉力救之沈閣學彤卷
亦以為言伯侶等文令朝先之此朕請之得放還然先生白是
暨因自署暨堂嗚呼由其報知己也觀之而君臣父子可知矣
難定遊迹偏天下此之揮有詩雅之書兼善函好談諧能傾一
座嘗在閩中或以千金屬一事揮去勿顧于浙最厚查方舟于
山右最厚傅青主申鳧盟于江右則王于一于吳則于公治紀
伯紫于閩則許有介丙戌丁亥之間嘗盡剃其髮為僧以稱釋
茂山是者也未幾返服蓋先生以養親故不得不索食索食故
不得不出游故間或不能不委蛇而其胸中慷慨勃然之氣則
無日得平也嘗自言其詩字裡有血教外有泪晚年已倦游適
有非意干之者乃復束裝已而有詞科之辟朝臣爭欲荐之先

生以死力辭次年卒于京師年六十一頗為貴交此負幾不得
歛且有欲取其集以去者贈其僕介壽而介壽痛哭持之得以
無失此著即春酒堂集詩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翁洲志一
卷翁洲死事諸公傳一集顧其秘者未嘗令人得見之託言焚
于火其實無恙也予與先生子宛春遊力請之卒不能得宛春
卒不可問矣

先生自序其詩曰初意竟不存詩愧詩也客燈無事自相
勸勉取此藏詩彙選而錄之隨錄隨焚者殆十之七吾
未知錄者之無可焚而焚者之必不可錄與焚其係于詩
之工拙也抑或不係于詩之工拙與讀予詩者苟有能略
嗟宛轉于是則錄者之中即可以得焚者之意予殆不悔
存詩矣

先生論詩以為千古來屈大夫杜拾遺後鄭此南有其性
而筆墨國莽于大雅無當此先生所以嘿自位置知此乃
識先生與楊執輩唱和之作非其性也此謂委索食者也

髮冢銘

鄭山周子生值斯世而願為僧、者謂滌除煩腦而去身之累也
身之累亦多矣而介、于髮、之累人獨重矣人之始生彌月始
薙髮自此以至總角月必一剃凡小兒聞薙髮俱赴匿奔避父母
以核果餌之猶涕泣不前豈真有此痛苦哉小兒天性未剝離于
其同本而悲于其將離也予幼時不然見奔慙涕泣者輒笑就母
懷索沐受薙無少異究能忍心而割戀有僧道矣丙戌七月之二
十四日于青當山薙髮為僧諫以安是髮者安之水乎曰髮分
精氣亦能有神苟其流于海外請烏于禍福以受蠻夷之血食不

可曰為蚊蚊靈靈此得借尔氣魄以乱風雨不可安之火乎曰兵
火互觸鬼滿于烟筒其馳遂青燐乘怨毒之氣中于草本以乱禽
獸不可曰燒為塵灰游漾天地使迴風無知吹入纓袂為豪貴以
拂拭不可其瘞之乃卜于青雷之陽依山接流羣岡趨令風不射
寒水不中潰髮于將安于是不封不樹石而銘之莫能相留遂至
于此儒國難言僧亦可恥嗟哉為僧始則今始

岳忠武王墓

西湖風月中須得有王墓繞壯山河色勿為花柳娛日落槐陰寒
鳥殺松濤怒客來意蕭森常似涼秋暮馬嘶夜半靈旂捲雲路
中原深未收湖波沒沙步

金龍廟詩

神謝姓諱緒會稽諸生宋末自沉苦水誓曰黃河逆流吾

成神日也洪武初海牙之戰河忽北指且入夢封王立廟
云

寂寞一書生其天爭大運先將百年事了、自拜信闔閭夜仗符
旌旂雲結陣始驚苦水力能奮河流頓頽已驗張巡恨更酬伍員
將夢達青蒲恭承聖主問輝煌異姓封爵視蕭曹並朱英拂貝冑
赤手露霜及至今廟貌中赫然有餘忿

荆卿舊居

刺客有餘烈千古崇其鄉非因刺客深惡秦氏強勢窮勇自矜
翻令倖者忙天日為改度匹夫生輝光萬乘環柱走何必沙邱亡
昔過易水陰今來淇水湯土民指卿居似或登其堂不聞擊筑客
慘淡斜暉黃沙讀竟何書臨風一傍徨

枯桑詩

萬厯間餘杭大水漂泊陽橋村、有孝子胡文燧負其母
依枯桑枝、欲折孝子支以肩其力得免時妻挈其兒漂
過其旁不顧

大水何處來枯桑不自計仰藉孝子力遂得守根柢孝子既有妻
孝子復有子豈忘恩愛深一肩母在此救母、可生救妻、口死
此心難兩持揮手謝妻子我非死我妻、死為始伐聞知夫子心
瞑目應不悔孝子謂枯桑皇天同努力誓分身上膏為尔生春色
枯桑答孝子久辛此君門感君能事願結為弟昆大水濁且惡無
眸識孝子尔桑敢我爭徧樓又何博枯桑責尔水天地有大經威
當哀歌胡為毀合名大水慚愧去日出母子寤枯桑兩相看不見
古樺愛孝子肩已穿枯桑腰半裂行人拜枯桑誰向空桑出至今
溪水平不到枯桑根上栖五夜鳥下長三春護

題桃源圖

桃花日長作春丹崖翠嶽絕紅塵甲子莫佳晉魏歷兒言皆是
羲軒人秦始皇當年并六國干戈戩生荆棘猶留此地種桃花誰
諺始皇竭兵刃何處漁翁不相識溪流有徑無心得竟作新鄰兩
勿嫌白雲回首藏春色珍重山中一徑苔何堪晉魏人來日秦王
沒後秦王起桃源更有桃源幾烟水如通太守車懸官簿吏催租
始太守自歸花月死漁人再往莫再歸

飲酒詩

三月不調弦十指生荆棘三日不飲酒千峰起胸臆良年識天真
苦受塵事剋庶幾藉醉餘坦然任語默既冥陶令憂併忘阮公識
咫尺武陵溪一花桃衣色

孟陶會詩

鐘磬敲中設梁季老僧高座兒相語陰風吹火、色青啣、如聞
呼尔汝前日城南戰馬還犬嗥鳴嗷齒齧殘幽魄夜已吞殺泣血
腥兵氣衝人寒敲鼓僧維莫太息恐疑今古前鋒合刃、曳劍裏
創行欲食不食拋殘粒年前灯火靜乾坤剝索烹羔稱酒尊但見
座中多皓首那問天上走飢魂飢魂逐露、無影可有妻兒望鄉
井今宵庶籍老僧慈洒然歸來忘悲哽民間又斷炊烟青米斗二
千死滿城未死之民羨僧鼓願求為鬼沾殘羹燭底漏糝鬼逾集
偏窄庭檐排不入雞入欲鳴可奈何莫形露映星光濕

重作伍相國神絃曲

春水幾紅霜幾白雁背蒼、燕裊赤劍池水寒禿氣息文種墓邊
生野麥眼前唐江水窄日月千年同一派折芙蓉採緙蘋恭荐
羔羊兮脰鮮鱗相國來兮馬似銀醴酒兮慰我民指揮潮神無

怒噴來往舟楫多苦辛平波安穩瞻鬚碧遠浦漁歌一橫笛

于忠肅公墓前作

獨石城南慧星舞十萬長鞭似奔雨于公手挂半壁天搏得湖山
三尺土龍文御碣何崔巍俎豆一堂鐘鼓陪高樹樹、陰風起夕
陽似有神靈來君不見伍員賜裁韓信族死後遺胤誰其續又不
見鄂王空葬胡北汀孤鳥自高狗有烹文夫但得大功成而而歐
刀心亦平石人束甲氣何怒石馬加銜鞍已具、却似調軍時
雲頭仍往獨石路

題射庫圖

白描神龍龍眠子戲、風生絹素裡草枯樹震野色昏床瓜馬蹄
爭尺咫將軍云是隴西季從騎兩三左右掩一騎發矢中兜脊床
尻直龜尾振肩力床心似知有將軍眼光怒射將軍直將軍側身迴

法缺破不洞胸勢不得矢發未發頃刻間翻教此鬼生千年惡意
不料觀者意堂取觀者心神懸捲卷時如見冤死開卷復見吃味
起我今忽作杜少陵短衣落日過小過亭

老婦歎

有婦西鄰髮已皓盛年矢志空床過一朝忽念秋衾冷夜氣貪看
星渡河夜衣重尋双黛螺紅裙重剪嫁時羅自謂弓腰宜舞袖願
隨獵隊上明駝黃金須買延壽多先買青春、去何

虎邱

入院冷花草春老此裏偏千年王霸地三月女兒天茶社分亭慢
歌台聚酒船那能無一醉隔岸已啼鶯

蚤起

四海人同夢雞聲忽起子千秋心未已一日事何如酒醒刻信滅

年華鄧禹虛凭欄空自笑抱甕灌園蔬

閑門

死生交友盡成敗古今虛玩世如貪酒娛親只讀書園丁經歲懶
菜甲入春踈蒿徑原無迹何須閑草廬

聞徐心水難朱君爽過高

中夜旁皇始入晨值君隨意過江津保安未及謀為價元直何從
歸就親肯有嘆報交誼盡纔知新策官資貧傷心不信當年史好
事紛、屬古人

赴救心水別君爽

高樹鷹鷂寒坐積霖毅中短俸待晴陰居行名盡明朝力功罪俱成
是日心有舌存堪衝白及此身瘦莫抵黃計金程為指盈荷祝第
一花開酒共斟

海中晤心水先生

獨攜夜雨赴兼程軍令崎嶇第九營放胆呼舟輕似蝶懸身入榻
戶如罌午潮日射蛟龍氣別嶼風分鼓角鳴握手且須收痛哭小
來已誓不虛行

鹿島送心水歸

日又將斜潮人平無須多語克前行各然諾成功念獨剩波濤想
玉誠趙使不須同壁返秦関可弗待鴉鳴渡西好向來時路應有
魂留在五更

贈別

傳說扁舟笠澤漁藏名惡簿更何如城邊去母王孫飯橋上神仙
孺子書風雨一天寒六月干戈千載漸復魚相逢相別相沉醉自
愧清狂習未除

村居

啓樓聞天吠小艇到寒塘有客不相識來尋春酒堂
秋菊循籬密寒梅侵徑斜鷓鴣春色鬧不種牡丹花

汶上遇盜

車馬匆、日又肝橋南橋北祇須臾忽逢豪客來相問携有明珠
是淚珠

附孺人金述字友之乙酉訛傳方兵入城時方祗不能避乃作

素羅素羅兮嫁時藏病遭兵交兮伴尔已有女甫生兮累汝父吾
潔吾身兮尋亡親而徜徉

續耆舊卷六十一

思舊館八子之一

先大父思舊館之集惟先生與柳堂先生二集尚無恙外此則季文礬樵存十五林文函石存十一而駱文寒屋聞文峻伯竟不可得即先儀部詩亦已矣據撫叢殘為之浩

嘆

周公子嗣昇字長如一字靈舟光祿丞元孚子也少有詩名中年目翳口授不倦兄弟子女姬媵至前皆令為書記其詩至萬首有餘大都感懷喪亂之音而王孫之故態名士之風流不以憔悴而減也先生先贈侍御二何先生之甥二何則楊尚寶次莊之孫而先生之孫則萬五河管村四世相承宅相不替亦詩人之以少管村敘先生集曰次莊身不及中人老致仕居家病痿

背隆、然方巾布袍狀貌古質二何身長多髯音節宏亮鮮衣
高履雄談傾座犹憶吾外王父為主二先生為賓諸舅以次侍
酒酣笑語予方六七歲行戶外次莊輒抱置膝上賚以栗餌摩
頂弄之曰此將種也次莊之詩工組練善索而以嚴滄浪此論
為宗何二之詩天才橫溢縱筆直書光怪不可逼視其時舅氏
最長能以詩異二先生更唱迭和上下其議論自嬰喪乱相繼
坎珂以死舅氏亦病每過外家每復向時賓從之盛而舅氏之
集獨以大乃以四世甥舅之傳余予序之余自惟曲核精工不
如次莊瑰奇不如二何雅韻鏗鏘不如舅四世之佳故焉莫任
且自次莊以至舅氏皆得之家學不相授受山鳴谷應各成其
妙此以尤难嗟乎世俗日下一輩親姻相徵逐者服食貨身而
已稍進之不過場屋舉業之陋求如前輩風味不可得復故予

故此集不禁其縷、言之也管仲之敘且以志吾鄉世家感衰
之感沁人心脾爰備述之但管村其見殆七十年以前故家尚
有典刑之道可以髣髴豈知凌夷以至于今一切吾鄉巨室消
沉汨沒無門唱酬墜緒渺然即予採詩之役未請
無告其可感恨又何如也

抑畏姪殉江都

背城誓死更何之怕讀孤臣絕命詞淮漢即今懸日月鄞江自此
照鬢眉殘軀犹被銅符壘斷臂難回寶鼎移烟雨迷離行西路英
雄夜、泣瘡夷

七夕篇

吟鴻嘹唳怨寥廓一葉梧桐犹未落雲母屏間列宿疎水晶簾外
浮空薄紫陌笙歌宵禁布誰家砧杵搗羅衣綵牽五紙流螢砌虫

網塵盤織錦機，銀河水落澄于練。瑤臺綺閣時相見，寫歌鳳吹簫。
香車九華絳蠟明，孔雀白榆金粟露。華深絲紋霓旌別，殿臨獨伶。
今夜情何限，侍備鴛鴦都罷針。一年一度空如許，香衣錦葉涼颺。
奉何事頻煩，此鳥鵲何事重分此。牛女矯首乘槎，天上行迢迢。使
節倚雲平，黃姑織女。知何在河漢，分明待濯纓。

採蓮曲

秋江寥泯明如鏡，照出紅粧水底靜。不知是妾是荷花，但取芳心
兩相映。柔荑跳脫輕搖楫，鳳簫細按相思譜。香風遠度綉羅叢，
日斜惆悵歸南浦。

琵琶曲

芙蓉錦帶玉鈎斜，美人愁坐把琵琶。冰絃既整嬌無語，待問多情
向落花。彈盡枝頭花片，隨風飄漾。無涯可恨，玉勒青驄馬一

去秦川歸十路驗此曲花前風象、罷彈指上淚如麻願言此作
双瓦燕華屋青深早到家

夜坐感懷

中宵轉覺道心生怪聽危時石礮聲漫謂雅歌能退敵敢言杯酒
共論兵蓮花匣裏鳴雄劍建華衣頭仗管城尤坐不知更漏永鄰
爰毛骨此身輕

傷華吉甫

風沙怪尔拂征鞍漫擬匡山把劍看白馬直教天共老黃羊自分
畫多畧却慚仕路偷生而獨許儒流剩義肝臨死從容歌正氣董
狐直筆定難刊

挽楊瑤仲昆季

顛連多難竟何云換血交流未敢聞祇是蒼梧迷夜月却恰孤竹

映秋雲傷心馬革依京闕回首龍泉志海濱俠烈于今堪並記一
行鴻雁不離羣

野哭

野哭餘荒草無人問子遺黃雲低魯殿黑霧掩馮夷左翼迷前隊
狂風失此期劍花吹不報血泪兩行垂

寒夜

兩滴簷瓴斷一匡床寒氣侵淒涼千里夢飄泊五更心不用彈長鈇
猶疑盍短簪漸來知己盡無復問佳音

萬甥貞一以詩來

伊我舅兮非堂舅之舅兮齊莊相與談詩互頡頏詞華直發天地
房中原旂鼓還相望惟時周子尚渺茫求髮欲承馨馥香時出偏
師綴末行二公掀髯笑我狂賚以粟餌我不忘嗚呼知我等生

一知半解中心藏烽烟遍地詩壇荒故國詩人賈志狂兼軍詩草
殉北印誰復知之詩派良乃今甥也志激昂展我甥分稱上表媿
我蓬鬆兩鬢霜早已才盡如江即高山空峩、流水空湯、幾回
絃絕撫空床聊復為尔引百觴尚共相宅夸重光

挽王水功

每歌伐木憶離羣自浙孤鴻泣漢雲直節豈天回地老貞心莫問
古今分十行信史田橫泪幾字殘碑李札憤才土漫教空載酒長
嗟遺草映秋墳

先生鸚音集三十卷予最愛其讀豈對樓詩曰布衣仗劍從
單日鉄笛清歌奏凱殺海曲高牙孤日影江山小隊百花明
寫出姦則緋衣氣象宛然其善坡仙集後曰笑談詞賦低
牛峽怒罵文章吸百川雪燈日晶瑩一片寒生談刺劃無

心冷到烟銀燭既燒擎碧梳玉缸漸煖溫青袍墨牡丹云百
寶欄前烟作幔沉香亭際墨生

夢中得句云天開霞散

綺月出露固沙 羨春云蚓歌統砌曾無了蛙鼓連阡亦有

喧 喜晴云鷗鳧翻白水鶴鶴負青天 初夏云竹披嫩粉

除新籜倚林明珠溜小盤 徐步云野花隨意發山鳥向人

鳴 人日云酒添春色暖花映燭光寒 又云梅花慰我白

含笑柏葉輸君醉自泥 秋水云月浮平岫濶雲渡塔溪深

續耆舊卷六十二

思舊館八子之一

朱柳堂鉞字君爽休寧令圓嶠公子少入鄞庠家業饒裕藏古鼎
法書名西國交後罹祝融之災又好結客資產薄廢然君風流
雋雅毫不介懷手抄遺文數百卷名朱氏藏書弃去青衫惟終
日酣飲以澆磊塊有劉百倫阮嗣宗之風

和張蒼水歸故里

松柏不改操蒲柳逐時遷秉性各有異少年共大年恨心甘玉碎
顏甲且瓦金人生垂竹帛豈必盡凌烟世謂留王智我謂文陸賢
此悵冠冕裂珠玕鬚眉憐利劍不在手悲歌亦徒然精衛銜寸木
奚時成高巔我自盡我事無勞來煩言或者百歲後聞風起懦頑
臆命難倏忽天道有時旋騎箕哭帝廷忍使厄運連回首謝故人

守此方寸堅九泉重晤面庶幾無愧焉

紀事

己未歲鄉中盛傳有探肝賊初意訛言後果有獲而正法者

天地正踏踏復嗟行路難飢寒民不忍傷卦骨肉剜荒村獨旅靈
靈、殺悲酸借問酸者誰賈禍生肝肺昨朝垂髫兒腰間痕露刀
癩今晨少年婦剖腹如探丸未審將何施滔天惡業漫奸謀倏敗
露駢首懸長半山鬼尚悵、對月發哀嘆借問歎奚寬荅言我四罪
寬干求幸一偶萬姓或十殘試看虎而冠全軀恣飽餐餘甘及家
室人命雞豚觀輕重望相救天高容易瞞

閏十月十九誌感

緬愁混沌開節序罔分別業落驗秋來春生悟草茁大撓強解事

紀歷紛更迭使我逢不辰甲申憶三月日復記十九天推亦地裂
四十六春來終天恨難雪歲、登西臺北望徒哽咽何堪今年閏
日月復重說故老盡凋零幼壯忘一切欲將往事陳相視怪饒舌
晨興苦雨淒酸似令節忽聞杜鵑啼中懷生百結試看枝上痕其
淚俱成血

黃公故蹟

鄞西鄉有黃公林後訛為黃姑林廟遂祀女像

高山聊寄采芝芻本是東西南北客偶然遊戲漢廷歸居鄉紫陌
遠難覓就中黃公產吾鄞仲翔之對殊為真我嘗曳杖尋遺蹟荒
村古廟修明裡低頭欲拜瞻遺忽見笄珈少姝仿不知更易始何
朝仰觀題額益枉妄公姑頓改駐誰誤牛郎誰讓織女座他年河
伯婦稱尊竊恐又奪先生墓自從亥豕魯魚訛十婦五鬚強執柯

當年孔門第白牛頭角空峩峩雲都峽深寒信早淮陰何幸荐
藻安得梁公同一炬妖羽淫祠薄焉婦吁嗟黃公生此時偉然衣
冠何此施不如土偶加巾幘春秋高座飽牲犧

臆盡獨步

歸壑殘年勢莫招空庭閒步梯層霄故人厭世成新鬼好友逢時
忘久要天愛黑甜恆睡理尋元箸若難起經年幻夢同泡滅得
鹿還痴失覆蕉

癸丑三月十九日立夏

昔年此日泣遺弓三十年華似轉蓬鶴歸魂迷凝碧沼老鶻報怨
景陽宮酸心梅子頻綠血淚櫻桃故紅寢廟荒蕪靈龜麥西
臺馮吊幾人同

卜居

白髮公然不怒頭青山何地可栖憂思還盤谷消長日欲傍清溪
沈宿愁疆界盡教芝菊入池塘券取鷺鷥浮茅檐已欸風和月當
把琴書一載舟

自慰

已荷天公許放閒何須繩縛共沙園一生春夢埋頭過萬事冬烘
冷眼看燕子自因桃李熟梅花只守雪霜寒點金未敢勞仙指願
乞人間辟穀丹

三月十九日其友人談及澹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

五十年来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顛倒忘初位日月沉埋
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其君重洒新亭泪話
到傷懷欲醉危

吳梅村于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高會于鴛湖席

半有僧緘詩投入啟視一座失色訪之知為澹歸此作澹
歸原名堡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歷後為僧原詩云十
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個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鱗日鳩水
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泪歌殊凝碧竟無詩故陵麥
飯誰澆取贏得空堂酒滿卮

哭錢螯卷

學道于今不計年釋乎儒耶孰能攀獨將一死同兒戲誰是鴻毛
誰泰山

續者舊卷六十三

思舊館八子之二

林評事弘珪字用圭一字函石國子博士祚隆子也國博兄弟西
明先生以名德重雪蛟先生以義俠重國博于其中稍為此掩
而先生一振之自少追隨諸父唱和有盛名書法亦蒼渾崇正
己卯誤中副車時世父少宰方在津要國博亦以荐舉挈先生
入京願皆不欲以少宰得官復挈先生南歸論者有鷹倚雀峙
碧梧翠竹之目已而天下方亂先生父子並受江上一官然不
得有以展卒歸而杜門著書淡寫筆語幾數十卷頗近酉陽雜
俎筆跡不給而雲之怡然予嘗見其友人短箋稱貸二金以
買米可以知其窮矣願其悲憤則別有在也先生之詩絕工蓋
不下五十首尚屬艸稿及其身後槐庭風雅漸淪子孫無為收

拾者盡飽餓鼠及子採詩之役從其家求之破卷故紙漫漶滅
沒不滿二百為之三嘆乃詮次得數首存之然亦足以傳矣

先官詹為湖上之集其中林大叅周副使尤相厚故皆重
之婚姻先舍人為大叅婿周光祿為官詹婿光祿長子為
西明長子婿而先儀部子思舊社中興評事最密三家詩
統相傳不替歲時過從辄想酬和湖上諸公後人莫如三
家今皆衰不可支矣

姚山期曰用圭風格高古憂而不困絕去雕飾天然絕俗
有長歎風宵寂然霜曉之况蓋其得之古人者深矣

蕭伯閻同年贈予以妾已完壁歸趙矣陳子寧訪未答之

未有君平寒食詩曾無駿馬換娇姿林逋帳冷梅花夢依舊西冷
看鶴時

寄北平姚雨期同年

曉風過雨碧雲浮，遙寄尋詩到渡頭。
一幅摺川花欲曉，數杯彭澤月俱幽。
笑談有鶴能懷古，坐臥皆山不碍秋。
遺世已忘身外事，何須開卷學巢由。

丁酉小春同姚山期葛同果萬考叔董次公天鑑徐石客集

天一閣和姚韻

戎馬生塵暗霜寒，載酒船春風思縱坐。
冬日愛餘年飲者咸稱聖，為之猶已賢。
名山尋副讀翰墨，醮香泉。

晉沈琬前漢歌為五言五句古未有此詩格也。春日同董墨陽楊竹畝雪蛟六叔限韻漫效此體。

淡、坐春風寒梅綻，雨紅奇探下帷處。
遂豆嗣文中落日一樽同，搯瓢三尺能却悞。
墨名層阪峻不可下梯，天不可登悲歌當未曾。

先大父贈公諱吾騏字聿胥一字北空先太僕長子也乙酉六月
太常在錢莊二公幕府大父年十七從行議赴都堂授官力辭
已而事去絕意進取太常避兵東錢湖东丁亥王評事其施社
管江之師頗通消息未幾大兵四合王評事出走投止于家太
常他出大父請評事伏山房以視變評事欲赴海上一飯遂去
中途被執太常思舊館有云早能聽孺子或得脫篋中蓋謂此
也事定返城居已為兵此踞并藏書一無存者太常悒、以卒
大父東遷而徙然不肯妄交一人以是窮益甚王常博欲葬楊
推官兄弟骨而不克門人曹太僕遠思成其志大父為表其事
既畢為文哭告于常博之墓性至峻子弟至前者不敢妄有言
笑終日危坐嘯咏或臨風隕涕大父不多作詩晚年手抄一卷
此存祇百餘首餘皆刪之思舊館八子柳堂最於燕樂有承平

王孫之風而大父以清苦不求人知今即以此存詩觀之並足以見其人矣丙子卒得年六十有八初大父其王大令道宏為中表少同學大令貴大父以出處既異還往甚簡及先和州公墓田為豪強此吞大父嘆曰是非土室柴車人所能及也遂不詣有司泣而已大令慨然直之有司大父往候之而不謝大令亦絕口不及之時人以為祈異叔向復出

李駕部昭武序聽濤樓集曰桑海之際吾鄉世家多以報國自矢而父子同荷戈行間者林國博永如暨子用圭全太常兼縣暨子北空傳樞曹荐可暨子容鏡是也及夫瓦解魚爛蕉悴于荒江寂寞之間父子相唱和其親不至有仲儒之愧其子不至有侍中之慚可謂世臣矣予家其金氏尤有世好冰空之年少于予倍且過之而思舊館社集

最相得者莫用圭與北空若也嗟乎謝臯羽弃其子而出游鄭
此南則無子相傳惟襲聖子之子以背代案聖子凭之兵
馬可謂賢矣然而聖子之子不聞其詩今用圭北空皆吾
社友其詩卓然容鏡稍晚出亦工詩皆且以慰其先人矣
貞士之以此以千古者雖不在立言然而亦曷可少已北空
之詩蒼涼酸楚寫其心寫其照宛在目前故國之音鏗然
欲絕予乍披之而悲既而思之金石交殷世臣尚不報響
是則可壯也

乙酉三月十九日

蒼梧不返已經年四海呼號泪正懸誰向秦庭悲放虎但聞蜀道
悽啼鴉三軍縞素同仇日一代君臣望祭天請帝已應誅國賊鍾
山王氣啟周宣

南中故太子之難事後或言為王之明感賦

成遂亦何苦王郎空自痴竟成悍師禍莫解
舉朝疑在昔撫軍詔且為靈武基先皇如見用半壁詎崩離

果能成恢復何必忌東宮翁克附會紛難折
哀滿朝已瓦解萬姓尚愚忠辛苦孟津老須眉
一旦空

琅江赴至

六狂生挽蛟宮轡六大營連閩海鯨南岳諸
劉豈天廢厓山三相見凶終可怜野死同碩甫
猶幸全歸勝老熊瓜里諸軍如乍夢忽遺一个
更堪恫

挽楊山碧

一代有忠臣感哉三楊喬元方難為兄季方
難為弟更復雄其間碧血孤山灯殄滅嗟無
路鏡川泪潏